

密北抗日民主政府

密北抗日民主政府于1944年在田种湾村建立，隶属豫西一专署，后属豫西四专署，下辖四个区。县长任新治，副县长朱博黑。

1944年12月，豫西抗日先遣支队消灭了盘踞在尖山一带的国民党游击队后，整编了王国然部队中任新治的“双十支队”，12月在田种湾成立了密县抗日独立团。团长任新治，副团长沈向之、赵培芳，政委封中斌、代克明、卢松，副政委向明阳，参谋长王思善。

（密县党史办供稿）



密北抗日民主政府，设在尖山王德昌家西屋三间草房及屋内的三条石券窑洞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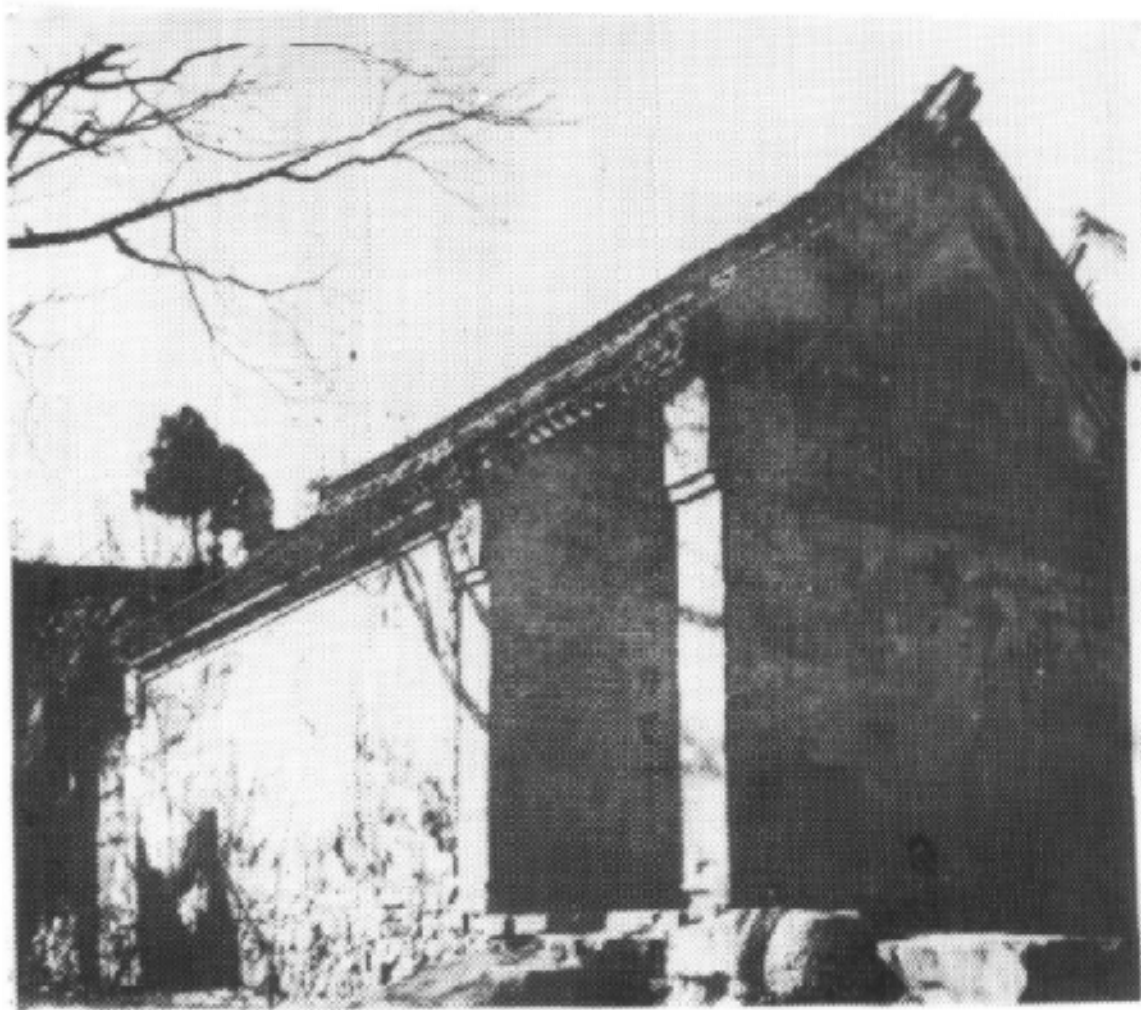


皮定钧工作旧址，1944年皮定钧率部解放密县尖山地区后，经常在田种湾这条洞内办公和居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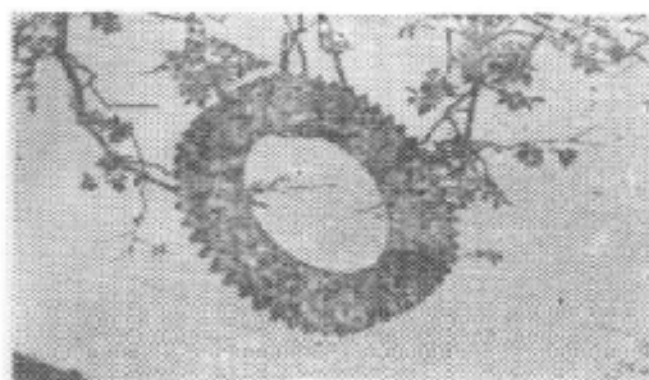
密南抗日民主政府

1945年2月，皮定钧司令员率八路军打垮了杏树岗的国民党县政府和专员公署，建立了密南抗日民主政府，开始在玉皇庙，后迁至超化南山栗林村。县政委是朱波（陕西米脂人），县长郑建中（密县岳村人）、县大队长郑洪甫。还设有民政、财粮等科室。县辖有一区、城关区、超化区、平陌区。密南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于1945年3月，到1945年10月部队南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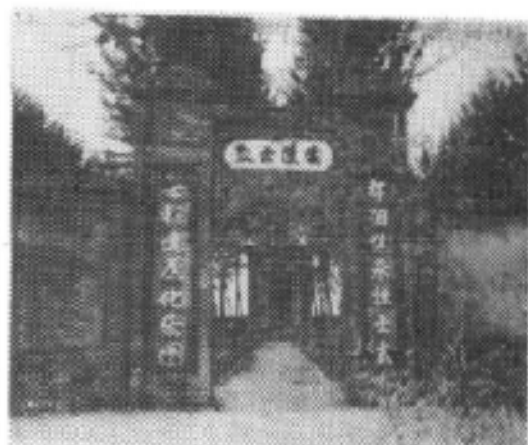
（原密南抗日民主政府秘书孙德乾同志供稿）



密南抗日民主政府旧址。设在栗林村西北冯庄蒋富林家东屋三间瓦房内。



飞机残骸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击毁美国飞机一架，坠落于解放区密县西北牛心石沟。皮定钧部下将残骸收存。现尖山村学校当作上下课打钟用。



杏树岗烈士陵园 1945年2月2日，皮部攻打杏树岗寨时，消灭国民党密县团队的大部，此为在战役后为纪念烈士修的陵园。



尖山银花 驰名全国。此为尖山乡农民在采摘银花。



密县寒羊 放牧寒羊图片。

目 录

跟随皮司令员转战豫西·····	沈甸之 (1)
挺进中岳嵩山地区开展豫西抗日战争·····	张才干 (44)
跟随皮司令员打日顽·····	李末口述 薛绍宋整理 (52)
密县血战五昼夜·····	张文心 (56)
✓登密阻击战·····	张国彦 (68)
✓李堂伏击战·····	郭丙申 (73)
✓同心协力抗日寇·····	郭丙申 (74)
✓青屏山之战·····	三衍君 (76)
营救美国飞行员——克米尔顿·····	陈冠三 张良 (77)
营救美国飞行员——芮德·····	郭丙申 (80)
击毙平松·····	郭丙申 李化宇 (81)
0 日机轰炸密县城的罪行·····	王振江 魏殿臣 (83)
0 血泪日记·····	张国彦 (85)
0 日寇在牛店的罪行·····	张国彦 (89)
忆密县抗日救亡歌剧团·····	郭丙申 (91)
抗日铁道破坏队的牺牲者·····	白文田 (94)
我所了解的理明亚将军·····	宋聿修 (96)
抗日时期的理明亚将军·····	徐世忠 (99)
我对理明亚将军的点滴回忆·····	李德舜 (101)

附：理明亚诗词四首

久负盛名的荷叶饼·····	魏和尚口述 王文成整理 (105)
尖山银花·····	陈喜德 (109)

密县煤矿演变史·····	白文田 (113)
超化大蒜·····	陈喜德 (117)
密县寒羊·····	李维义 (119)

跟随皮司令员转战豫西

沈 旬 之

河南是我的故乡，也是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几经周折转战的地方。1944年秋，我随司令员皮定钧和政治委员徐子荣率领的“豫西抗日先遣支队”，从太行七分区南下，挺进豫西，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直至日本投降后，独夫民贼蒋介石再次挑起反共内战时，我们才不得不同这块以无数革命先烈英勇牺牲所创建的根据地惜别，向南转移，同新四军第五师的部队会师，转战于豫鄂边界地区。

因此，我对河南，特别是对豫西，具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到那里去作旧地重游，探望战友，答谢老房东，一直是我多年来的最大宿愿。这一愿望终于在不久前实现了。我在一九八三年三月七日回老家——河南省鄆城县小商桥村——处理哥哥的后事之后，从三月十六日起，到四月廿五日止，先后到禹县、密县、登封、巩县、新郑过去打游击的地方作了回访。使我重温了战争年代军民之间、军政之间和官兵之间的战斗友谊，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也向各县党史、县志编写办公室的同志介绍了一些有关当年作战和建党、建政等方面的情况，受到了各县党政领导同志及有关部门的热情款待，百般照顾，使我深为感激。

回顾一下自己在河南，特别是在豫西坚持斗争的经历，总结一下以往的经验教训，这已是我多年以来的愿望。这次回访豫西，有不少同志，希望我把跟随皮司令员转战豫西的情况，加以

整理成书面材料，以供他们编写党史、县志时参考，我表示同意大家的要求。如果我能满足他们这一要求的话，也算是我一生中的一天大事！为此，现将我能记忆和回想起来的東西分段整理如下：

一、新的历史使命

河南西部地区，在经过水、旱、蝗、汤四大灾害的连年浩劫之后，又于1944年春沦落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早已经历过各种天灾人祸摧残折磨的河南人民，又更加深重地跌落进由日寇、汉奸、国民党特务、“游击司令”、地主、豪绅、保甲制度等所构成的陷阱，景况十分悲惨！援救河南人民，已成为我党我军非常紧迫的任务。

为此，党中央于1944年6月30日，指示太行军区准备两个团挺进豫西。此外，中央还命令，从鄂、豫、皖边区的新四军五师组织部分精干力量，进入豫南；并由王树声同志率领一部，从陕北出发入豫，成立河南军区，统一领导抗日的武装斗争，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以皮定钧同志为司令员，徐子荣同志为政治委员的“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于1944年7月中旬奉命组建，我当时是三团的参谋长。党中央于7月25日发布了向河南进军的部署命令和政策指示。在紧张而又周密的准备之后，于9月5日在豫北林县以南的郭家园召开支队成立与誓师进军大会，翌日启程南下。经过几天的急行军，特别是最后一天，一下子走出一百七、八十里的路程，终于在9月21日夜幕降临的时候，来到了王屋山南麓的黄河渡口——蓼陂。在夕阳余辉的照耀下，滚滚东流的黄河水，象是一条宽阔的金色缎带在随风飘动。系在岸边的，作为我军渡河工具的三支巨大木船，象那想要挣脱缰绳的烈性战马，在不停地上下踢跳。站在船头上执篙待发的中年水手，也显得更加精神焕

发，英姿飒爽。我们每个同志早已振奋的心绪，这时也更加激动。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踏上新的战场，去完成新的历史使命。

天越来越黑了，在夜幕的笼罩下，河对岸的邙岭，好象一条被饥饿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大蛇一样，死一般地躺在那里。散落在邙岭上的敌人碉堡里的灯光，也象是那飘流不定的“鬼火”一样，在薄薄的烟幕里时隐时现。可是，在黄河的北岸，却完全是另一种情景。部队正在以连为单位集结在一起作渡河准备。有的边吃干粮，边喝开水；有的已开始做补充动员，传达上级下达的战斗任务和安排本单位的登船顺序和注意事项；有的单位已开始检查每个人的行装。整个支队的迫击炮也已在岸边列队排好，只要一声令下：“放！”便会立即向对岸的敌人发出震天怒吼。

不一会儿，一轮明月从东方冉冉升起。因为这天已是农历八月十一日，离中秋佳节只剩四个晚上了，月亮虽然只有六、七成圆，但却比前几天夜里亮得多了。在月光的照耀下，部队按照预先规定的顺序开始登船，动作既紧张迅速，而又井然有序。率先登船渡河的是由方升普副司令员亲自率领的由我们三团侦察排和一个连组成的先锋队。他们过河之后，绕过敌人的碉堡，顺利地占领了邙岭，建立了保证我军渡河作战的桥头堡垒。尔后，部队便利用这三只大木船，一批接一批地把这支由两个团、一个支队部，共一千七百多人组成的劲旅，全部安全地渡过河去。昔日一向被称为“交兵之界”的黄河天堑，而今却成了我军指战员脚下的涓涓小溪。早已被我军渡河的强大声势吓得魂不附体的敌人，只好躲在碉堡里，枪不敢放，连灯也赶快熄掉。当各个碉堡里发出阴一枪阳一枪的射击时，我军早已安然跨过陇海铁路，涉过洛河、伊河后，朝着预定目标——嵩山地区继续前进了。

在沦陷以前，豫西就早已被水、旱、蝗、汤四大灾害折磨成

一个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了。无数人被活活地饿死、病死、冻死和被国民党政府与军队逼死、打死；还有大批大批的人离乡背井，外出逃荒要饭，卖儿卖女。“土地被荒芜，树木被剥皮。饿殍到处有，入夜鬼哭泣”。这就是当时悲惨情景的真实写照。而在沦陷之后，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景，这就是：日寇占领着城市和交通线；山区、乡村土匪横行，国民党的所谓“游击司令”多如牛毛；每个村寨都被地主、恶霸、土顽把持，人民生活更加贫困不堪。性格刚烈强悍的豫西人民，虽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有着刻骨的仇恨，但也由于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对我军有一定的疑惧心理。所以，在我军初到这个地区时，绝大多数群众都被地主、恶霸、土顽和国民党特务，欺骗胁迫到各个大小土寨子里去。在我们的行军路上，到处都是宛如古城堡式的土围子，寨门紧闭，城楼寨墙上站满了持枪携械的人群，居高临下地仔细观察着我们这支象一条巨龙一样绕过一个土寨又绕过一个土寨奔驰前进的行军队伍。群众不让我们进寨，我们就在寨外的打麦场上露宿；要吃饭，只好把银元放在从寨墙上吊下的竹篮里，要群众吊上去，然后再把吃的东西吊下来。

尽管这样，我们的部队还是在战胜敌人的封锁、追击和种种拦阻之后，于第二天下午来到了登封的颍阳地区。第三天又继续向登封县南部的箕山地区前进，下午来到了石道镇一带住了下来。

二、初战告捷

在行军的路上，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消息：说是日本鬼子正从各县强征两万多名民伕，在登封县城西南约五六里远的地方赶修飞机场。皮司令员和徐政委对这个消息非常重视。他们认为：这可能是敌人为其再次发动新的攻势，继续西颖长安，实现逼蒋投降阴谋作战略准备。如让敌人的机场修成，不仅对于我国的整个

战争形势不利，而且也不利于我豫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同时，在那里还有两万多群众天天都在敌人的刺刀和皮鞭下劳动，据了解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由于过度劳累、雨淋日晒得了重病甚至死亡。尽快地把他们从火坑中营救出来，不仅是我军应尽的责任，而且还可通过他们，把我军已经到达这里，并在这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大好消息传达给更多的群众。

为此，支队首长便决定由我们三团派出两个连，不顾多日来连续行军的劳累，在当天晚上，也就是在中秋节前的一个晚上，去夜袭敌人机场，消灭敌人，放走民工。

在熟悉道路和机场情况的向导的带领下，部队很快来到机场附近停了下来，尔后迅速展开：一部分去封锁通往登封县城的道路，一部分冲进了机场，消灭了敌人；然后向被敌人用铁丝网围困在一个大广场的两万多民工高呼：“老乡们！请你们不要害怕，我们是刚从黄河北边过来的八路军呀！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呀！是专门来打日本鬼子来的呀！你们快跑吧！快回家过八月十五去吧！”开始是一片短暂的宁静。但在我们战士第二次喊话时，便在黑压压的人海中爆发出象海啸般的吼声：“快跑呀！八路军给咱放工了！”“快回家过八月十五哇！”……几支巨大的人流象决堤的洪水一样，从几个被我军战士剪开的铁丝网口蜂拥而出，奔向四面八方，消失在黑夜之中。敌人的炸药、物资、工具仓库也被我军战士和愤怒的民工点燃了，整时火光冲天，爆炸声连续不断，在几十里路以外的群众都能看得见，听得清。往日人山人海似的机场工地，刹那间却变得空空荡荡冷冷清清了。除了几堆熊熊燃烧、爆炸着的烈火之外，到处都是日伪军的尸体、石块和土坑。

支队首长对这次战斗行动很重视。尽管它没有带来什么赫赫战果，但它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是我军进入豫西地区后的第一次战斗行动，是为在这里建立抗日根据地铺下的第一块基石。

它对敌人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在这次战斗之后，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在登封地区建立空军基地的企图，它也是我军带给豫西人民的第一个见面礼，对他们的抗日救国热忱是莫大地鼓舞和支持。

三、单独活动

为了使我们在豫西地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活动和工作得以迅速展开。在夜袭登封机场的第二天，即中秋佳节早晨，团长钟发生同志告诉我，要我到皮司令员和徐政委那里去接受任务。见到皮司令员后，他把我叫到挂满整个墙壁的地图面前，用红蓝铅笔指着地图对我说：“你带一个连，就是你们团的第四连，今天从这里出发，经大金店、小金店、芦店，到巩县、汜水、荥阳、密县地区去单独活动。”他把视线从地图上移下来继续对我说：“你们的任务是：一、了解情况；二、扩大宣传，扩大影响；三、找地下党的关系。这三条任务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只有扩大宣传，扩大影响，让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我们是来这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当地群众一起打日本鬼子来了，今后就在这里扎根不走了，地下党的同志才会主动地出来和你们联系接头。只要能找到地下党的关系，你们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他稍微停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你们的任务很重要，它是为了我们尽快在这个地区展开活动，开展各项工作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将来你们团就准备在你们去活动的地区以及嵩山北面的偃师地区开展活动。十至十五天你完成任务后，再回到东、西白栗坪来找我们。”之后他把我指向徐政委，说：“看徐政委还有什么指示！”徐政委说：“你是河南人，（其实他也是河南人，是确山县的人。）你对家乡的风俗人情都比较熟悉，语言上也便于接触群众，这是你去完成这一任务的有利条件。”我说：“其实我也离家十多年了，那时候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知道的事情不多。”他等我说完之后又接着说：“当然也会有一定的

困难。因为河南的党组织曾经多次受到敌人的严重破坏，不少同志被杀害了，还有很多人现在仍被关在牢里，剩下的人可能不多了。但我相信总还会有人活着，因为共产党是杀不尽、斩不绝的。只要还有人活着，他们一定会继续战斗，会主动出来找你们接头的。当然也要提高警惕，防止坏人乘机混入。”皮司令等徐政委讲完之后又补充了一句说：“你们可以带一份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去用。”当我接受任务之后向两位首长握手告别时，徐政委又一再叮嘱说：“要提高警惕，胆大心细。”在我回到团部向团长和政委陈行庚同志汇报之后，立即把四连连长赵世芳和指导员苗扶申同志找来，一同向他们传达了支队首长下达的任务，团长、政委又作了一些补充指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准备之后，我就告别团首长，带着部队出发了。

大金店是我们要经过的第一个集镇。这天正是这个镇的逢集日，又赶上过节前，各地来赶集的人特别多，生意也比往日兴旺。可是当我们的部队从镇子西头的大路上开来时，有些人却露出惊恐的神色，而且有的人已开始悄悄散去。这时，我立即让部队在镇子外边停了下来，集结在广场上休息唱歌。然后我很快来到群众中间，登上一家店铺前的石阶上大声喊道：“老乡们！请你们不要害怕！请不要走开！我想向大家讲几句话。”我接着说：“我们是刚从黄河北边过来的八路军，是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队伍。”这时群众已开始向我围来，原来一些想散去的人也开始回转过来，加入了越集越多的人群。我又接着说：“我也是咱们河南人，我们这个队伍里还有不少河南人。毛主席、朱总司令对咱们河南人很关心，知道咱们这里遭了灾，后来又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毛主席派我们来是专门打日本鬼子的。我们买卖公平，不打骂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们不要害怕我们，咱们都是一家人呀！”这时群众越围越多，情绪也开始活跃起来，在笑容满面地、安祥地望着我，希望我继续讲下去。于是我又接着

说：“我们主张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要团结各党派、各阶层及一切爱国人士共同抗日，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我们要摧毁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民主政策，发展生产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这时，我举起拿着传单的双手说：“我们的这些主张都在这些传单中写得很清楚，你们可以拿回去仔细看看。”随即把用红绿色纸铅印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告河南人民书》等三种传单，向人群中撒去。群众都争先恐后地抢传单，没有抢到手的人又向我要去了一些，情绪十分活跃。当我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等口号时，已有无数只粗壮的手臂从人群中高高举起。当我们的部队成三路纵队，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从街心继续前进时，群众便自动地让开一条通道，并从两旁的人群中爆发出阵阵掌声。

在大金店以东约十二三里路的地方又有小金店，是大、小金店这一带的镇首。这是我们当天预定和经过的第二个集镇。在我们离该地大约还有二三里的地方，该镇的王镇长，也就是当时的维持会会长，已前来迎接我们。在我们见面相互寒暄了几句之后就一同向镇上走去，边走边谈。他讲的主要内容是向我表示他并不甘心情愿地替日本鬼子办事，现在虽然成立了维持会，但也是处于万般无奈，是为了保护自己和乡亲们生命财产安全的权宜之计。我除向他宣传我党我军的主张、政策和我们在豫西地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决心之外，对他们过去和当前的困难处境表示谅解，并劝说他们从今之后，要和我军团结一致开展抗日斗争。对于这些，他都连连点头表示同意，并一再声称：“我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绝不甘愿做死心塌地的汉奸卖国贼。”后来听说，这位老镇长也确实是没帮助日本鬼子干过攻击我军和残害人民的坏事。

我们预定当天要经过的第三个镇子是芦店。这是座落在登封、密县两个县交界的界碑岭西麓的一个土围子，寨墙很高，也比较完整坚固。有东西两个寨门，郑州经密县、登封到临汝的公路就从这里穿寨而过。为了扩大影响，我们原来准备也象通过大、小金店那样，从寨内通过。为此在我们离开小金店之前，我给该镇的镇长芦登科写了一封信，请金店的王镇长派人送去。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先给他们打个招呼，免得到那时候去吃闭门羹；二是为了察看一下是不是有日本鬼子从那里路过。当我们快要接近寨子的时候，见有几个人迎了上来向我们表示欢迎，其中为首的就是镇长芦登科。我们见面作了自我介绍之后，他首先向我提出了请不要从寨内通过的要求。其理由是：“我们都是此地人，全家老小都住在这里。这里又是日本人常来常往的地方，如果他们知道是我们同意让贵军从寨内通过，我们全家的生命财产安全就很难得到保证。”并再三提出“请贵军谅解”。我向他郑重表示说：“我们可以体谅你们的困难，可以不从寨内经过。但你们不要忘记咱们都是中国人，谁也不愿当亡国奴，更不允许当汉奸卖国贼。我们是来这里建立抗日根据地，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共同抗日来的。今后我们也要在这里常来常往，你们是好是坏，老百姓是清楚的，我们也会知道的。我们后会有期。”说罢，我又送给他一些传单，正要和他握手告别时，他又提一个要求说：“等贵军离开这里走远之后，我们要打几枪，不然日本人知道了，我们不好交待。”我也表示同意了。在我们从西门外边通过向北走出大约二、三里远之后，听到寨子响起了一阵急骤的枪声，也有一些子弹从我们部队上空呼啸而过。

四、“毛主席的队伍来了”

天已经黄昏，而且又下起了小雨。我们的衣服被打湿了，中秋的夜风吹到身上，着实有几分凉意。我们又继续走了一段路，在

大约离开芦店镇有十四五里的地方，碰上了一个不大的山庄。我想这该是我们今晚宿营的地方了。可是当部队走进村庄时，却看不见一个人。大部分人家都锁着门，有的门虽没有锁，也没有一个人，然而却从村子周围的山坡上传来了小孩子的阵阵哭叫声。啊！我一下子明白了，群众是在听到芦店方向枪声受惊后，看到我们进村才仓惶外出躲避的。于是我命令部队集结在村头的一个打麦场上休息，一面唱歌，一面设法去找群众回来过节和休息。在全连集体唱过一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之后，各排各班之间正在互相你敬我一个、我还你一个地轮番唱歌的时候，我的警卫员王晓东同志小声对我说：“参谋长，您看！那里好象有一个人影。”我顺着他手指的地方看去，啊！果然是一个黑色人影。躲藏在不久的土坎下，露出脑袋向我们张望。我让小王悄悄绕到他的后边，把他带来见我。人果然被带来了，是一位头上扎着陕北放羊娃式头巾的老农。我迎上去，他也紧走几步上来，用他那粗壮有力、长满老茧又因过分紧张而有些颤动的双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问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队伍？”我热情地说：“我们是刚从黄河北边过来的八路军！”他又问：“是哪个八路军？”我说：“是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八路军！”这时他的手握得更紧了，颤动得也更厉害了，并大声地叫了起来：“咳呀！这可是太好了呀！”说着他流着眼泪说：“今日早上就听说你们的大队已经到了登封，打开了飞机场，放了工，可是没有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来到我们这里呀！”这时他放开我的手，转过身把双手放在嘴旁当作扩音喇叭，大声向四周山上高喊：“喂！不要跑了！快回来吧！这是八路军呀！是毛主席的队伍来了！是毛泽东、朱德的队伍来了！快回来吧！”被他的喊声惊醒的群山，也立即响起巨大的回音：“毛主席的队伍来了！毛泽东、朱德的队伍来了……”和这回声掺在一起的还有从四周山坡上传来群众的应答声、呼唤声、谈笑声。这些声音汇合在一起，像那晴天的露

雳、静夜的寒钟，震动了大地，激荡着人心。人在欢笑，雨已停息，那胖脸的月亮，也眯着双眼从云缝里偷看这人间的奇景。

这时他又转过身来握住我的双手说：“我见过你们的队伍呀！也听到过你们刚才唱的那个‘革命军人’歌呀！我就是听到那个歌的时候才不再跑了，回来看看到底是不是你们来了，可真的把你们盼来了！”接着他便一口气说完了他见到我军的经过。他姓吴，名字我已忘记了。他在一九四二年闹灾荒的时候，带着孩子老婆到陕西逃荒，原先他想到陕北去，可是到了酆县被国民党军队拦住不让过，无奈只好在那里停了下来。后来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一次又一次地向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我军也一次又一次地对他们进行反击，并多次到过他落户的村庄，那个地方后来成了我们的游击区，所以他见过我们的军队，听我们唱过他已经熟悉的这支“革命军人……”歌。他不久前才从陕北回来，是要把他母亲和弟弟也接到那里去的。今天他看到了我们，感到特别高兴，真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战友一样的热情。

说话之间，群众也都扶老携幼地陆续从四周山坡上回来了。有很多人连家门还没有进就直接来到我们跟前，把我们围起来问寒问暖，送茶递烟，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去过八月十五，而且要求每个家里都得住有我们的人。这个村子共有三十多户人家，要家家都住上我们的人，这该是怎么个住法呢？部队哪里有过这样的宿营方法呢？最后由于我再三说明部队不能太分散的理由之后，提出每三户住一个班的方案同大家商量，他们终于同意了，尔后，部队就一个班一个班地被房东接走了。我和连部的几位同志就住在我今天最先和他们见面的那位姓吴的“老朋友”家里。各家房东都把我们当作很少见面的亲友来接待我们。把过节的月饼、点心、水果、好菜、好饭都拿出来给我吃，有的还把自己做的柿子酒拿出来给我们喝。真是亲如家人，边吃边说，恨不得一下子把多少年集攒起来的心里话都倒出来。他们向我们哭诉着多年来